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三

東湖王定安纂

軍謨上

論兵法

公曰凡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鬬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

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

自非興工設壩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叙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旣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田單攻敵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

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　命至河南山東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之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猶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之羊牛犬豕而就烹者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喪敗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於吾前哀矜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卽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

連篇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耳

嘗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僭號而屢封駮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已清賊糧亦潰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

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樂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弊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卽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待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

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顓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

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爲有用誠爲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常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爲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

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即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弦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

咸豐四年湖南撫署有衆兵擁鬧之案六月冬間江西撫署擁鬧實屬不成事體至金陵兵之擁入向帥仗內搶掠銀物安徽兵之驅逐福中丞毆打畢方伯則視江西湖南爲尤甚推爲髮指故撫署必須設立衞兵若干人擇一好將官帶之日日操演倣吳翁齋中丞在湖南之法分別賞號等第每月親自閱操五六次優給賞項又於本營額餉外私加月餉其懶惰軟弱者發還本營另行挑換其加餉及操賞每月需百金撫署無此閒款應由釐金局按月致送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

於敵者多敗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

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

打第二下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

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

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

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凡軍驕氣則有浮滑之色惰氣則有晻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

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

被人擠退了

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微防挈脅擾民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苦心訓練繩以湘軍營規盡變微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增加以共維大局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道也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强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

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也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

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筆識出矣若云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須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禁食洋煙一節恩威並用余則用威之時多總期一律戒淨而後已該弁勇等不知自愛嚴懲一二人始而怨終必生感務使大小上下出仕者則爲體面之人物還家者亦不爲淫佚之子乃爲全美否則日染日多不可復禁主將之聲名恐壞於麾下將弁之手也

古人有言曰作事厥克厥愛雖小必濟畏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䘏必周

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扎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

挫失之後弁勇心目中不無輕疑主將之意田單拜神人爲師亦以勢弱恐下不我信也務於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懷無當

大股無貪奇功得小小勝仗數次則士氣漸轉而有可爲矣

國藩平日不善臨陣故友人相戒但宜在遠處調度不宜至近處對敵恐各統領營官分心以護衛鄙人轉不能衝鋒應變出奇制勝也

凡兵勇太少則單成不壯太多則弱者删或反爲强者之累吾之不肯輕用團勇亦職是故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勢而臨陣又不爲其所累則有益而無損到處鄉團皆可用矣

打仗用二字陣最好前一層打衝鋒後一層排立不動最易取勝屢試屢驗若被捻匪四面包圍即將二字陣變作方城陣前一層站前左兩方後一層站後右兩方亦足自保除一字陣外操

此兩陣足矣

湘勇口糧平時操演每日給銀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官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兩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

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當力戒以挽之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醇正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

供一剿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眞意蕩然楚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覘國者蓋以是病焉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任事須抖擻精神煥發志氣將厭抑鬱積一概置之度外用兵既久民間厭苦吾輩宜格外體卹凡兵勇與百姓交涉者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須實心行之勿視爲老生常談也至於戰勝攻取雖撫

把握若守之必固則可以人力操其權下游各軍氣習較重但

除洋煙賭博二事久之聲實並茂必可卓然自立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

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城內死亡太多雨洗香薰臭氣自減仍宜多食蔬菜少食油葷

庶免疫病凡種田種菜有一種土氣生氣故鄉間少疫城市多

疫以無土氣即無生氣也

勇夫極勤至有柴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待兵勇

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

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成材則兵

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論將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

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然苟闕其一則萬不可帶勇故吾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

古人有言行衢路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鍥而舍之朽木百折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可為爲將二心者鑒也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士卒何定得能者將之雖市人亦勁旅耳

近日各統領專看摺奏中出語之輕重以權其効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戰之際忽見一摺叙事不甚如意遂廢然不肯向前者有之

用兵須責成各統領各用其所長而盡之吾不教玉人雕琢玉也不必摩我家數以生揣疑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來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一營爲然也

軍家之一勝一敗其炎涼意態往往出素所親信之將弁若閱歷稍多亦自見慣不驚但須恢宏大量以待事機之轉耳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

則無以警衆耳故馭將之道以嚴爲貴將弁以和衷爲要我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仇臨陣仍彼此救援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此風一壞以後不能做事矣

論近時名將

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我湘鄉實始興義旅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啟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茂非他州縣所可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

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艷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入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猋馳嗔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累保至游擊戰歿於景德鎭年纔二十五歲耳

江忠烈公忠源道光間客京師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見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教匪顧何如

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為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薄之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爽感動向公卒

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帥欽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目爲江家軍矣羅忠節公澤南以諸生提兵破賊淵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功名大率公弟子也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旨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

湘軍之興威振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李忠武公

績賓也巡撫胡文忠公林翼惟二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李公主之李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端凝敦篤愛人不佝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

李勇毅公續宜忠武公續賓之弟也少好深湛之思師事羅忠節公忠武殉節三河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粗

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　詔起復利與中傲倜練而湘軍復振公與忠武皆負重名淡於榮利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辭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

嘗楚軍水師之初立也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侍郎彭君玉麟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饑將困窘若拘囚何其苦也

胡詠芝自開府湖北即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褒許隨之日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譏亦及之日

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

劉忠壯公松山少而沉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初隸王壯武公鑫部下號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省歷有名績余奉命討捻賊湘中士卒未習車騎馳逐之勞不樂北征獎之而不勸君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殺數人而事定

師行所至須多問多思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前一夕傳集各營官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迅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

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創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主之幫辦劉壽卿是主之部將故二人守主之章程將開仗之先一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飽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公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眞不亂矣以後操練宜常常學多公也又待勇不可太寬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

凡為統領者以親看地勢親探賊情為第一要義若不親自看明親自探明而派行出隊直至將近賊巢輕進則恐中賊之伏輕退則恐長賊之燄進退兩難最易誤事李希帥多禮帥皆親看地勢也

友人劉騰鴻峙衡治軍刁斗森嚴凛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恣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砲擊之賊發十餘砲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殞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

鮑春霆兩廂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迪菴不肯輕進待賊先

撲王撲山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堅其志若其心勒其力大小必有成

李迪菴兄弟之選營官專取簡嘿樸實臨陣不慌吾不能於臨陣觀人而取簡嘿樸實略仿李氏之意

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嫁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訟卦之作事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汰去老弱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甚不易國藩於乙卯年曾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為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時衡惜俱未能領會入微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

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菴好賊來尋我

多將軍隆阿陣法極爲穩快其法用四方陣面均向外前者向敵且戰且退後者面向歸路防賊抄後尾左者排列鎗礮防賊包左右者排列鎗礮防賊抄右收歸者皆在方陣之中空處行走如前左前隅之第一排打鎗甫畢又縮入中空處走歸左後隅之末排站隊左前隅第二排打鎗畢又縮入中空處走歸左後隅之末排站隊第三排亦然第四五等排亦然右前隅之一二三四等排亦然行走一二十里始終有四方陣排列不亂實

收隊時萬全不敗之法也

蹇軍之營哨弁勇長沙省城人居多樸者頗少而能屢拒大敵

兵事誠不可以一律相繩乎

論討賊

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驤首前進攘臂求名雖大愚之人不至

此則肥遯以鳴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亦市井尋常之人所優爲初非一二君子獨得之秘也若論古

今之通義則我　國家深仁厚澤吾輩之高曾祖父久食昇平

之福而席詩書之榮此豈得秦越視之而置　國事於不聞不

問之列此揆之君臣之義有所不得而逃也逆匪祟天主之教

棄孔氏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君也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中國之人倫從夷狄之謬妄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師賈氏官田之法以謂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逐以取息而借王氏貸民之說以謂皆天王之貨假令湖南不守吾輩獨得晏然已乎彼且履我之室而田我之田辱我以𩻒結而彊我以綵聯彼又將禁棄人家之詩書而變易人家之倫常此豈獨我　大淸之變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哭於九原者也吾輩諷孔氏之經今獨無所激於中乎秦燔經籍而儒生積憤怨以覆其國今以天主教橫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關慮斯亦廉恥道喪者矣國藩現籌備戰艦水陸並進明知無補萬一而正大

之名忠直之氣固可上對日月下對鬼神惟時勢愈艱有識者多引避伏處孤忱耿耿謀而無與同失而無與匡是以致書同志不以爲下走之私聘而以爲　國家之公義不以爲兵家討伐之常而以爲孔門千古之變則天下萬古之幸也

自逆匪竄擾湖南以來我百姓既受粵寇殺戮之慘又加以土匪之搶劫潮勇之淫掠丁壯死於鋒鏑老弱轉於溝壑種種毒苦不堪言狀而其最可痛恨者尤有二端逆匪所到之處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約之爲兄弟誘之以拜上從之則生背之則死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髮稍深則驅之臨陣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

墜其後反顧亦殺退縮亦殺我民之被擄者進則爲官兵所捡退則爲牌刀手所殺不得已閉目冒進衝鋒力戰數戰之後終歸于死生爲被脅之民死爲含寃之鬼但見其從逆誰憐其苦衷此其可痛恨者一也潮勇在楚姦淫搶掠誠所不免然現已遣囘廣東其在湖南滋擾之時不甚久經過之地不甚多豈比粵寇之窮凶極惡粵寇所淫之婦何止萬數所焚之屋何止十萬所屠之民何止百萬近因惡潮勇之故遂有一種莠言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姦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戮愚民無知一唱百和議論顚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現在逆匪已陷湖北凶燄益熾湖南與之唇齒相依烽火相望若非人人

敵愾家家自衛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樂業哉國藩奉　天子
命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是用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務求努力
同心佐我不逮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
人自衛不若與衆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貲財豐
足者則合數十家併爲一村或數百人結爲一寨高牆深溝屹
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貲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但數
十家聯爲一氣數百人合爲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
捍禦外侮農夫牧豎皆爲健卒耰鋤竹木皆爲軍器需費無多
用力無幾特患我民不肯實心奉行耳　國家承平日久刑法
尚寬值茲有事之秋土匪乘間竊發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紳耆

嚴立團規力持風化其有素行不法慣爲猾賊造言惑衆者告知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刦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有匪徒痞棍聚衆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若有劇盜成羣嘯聚山谷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轅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逾晷刻除醜類以安善良清內匪以禦外患想亦衆紳耆所樂爲效力者也國藩奉　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卽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湖南之大豈乏忠義貫金石肝膽照日星

之人相與倡明大義輔正除邪不特保桑梓於萬全亦可蕩平賊氛我　國家重有賴焉者也

論勦土匪

方今之務莫急於剿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在多有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夥黨有報復之懼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即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

不肖之心猝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藐法二次不懲則聚衆橫行矣　聖主宵旰不安嚴飭殲除匪黨張中丞仰體　聖意日以除莠安良爲心前月曾有一札嚴拿土匪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中丞署內設法勦辦但其無案不破無案不懲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此志士有爲之會也國藩奉　命查辦匪徒才識短淺耳目難周惟求牧令努力同心匡我不逮或飭諭紳耆與之協拿或專丁來省請兵密勦方略無常惟期迅速去一匪則一鄉清淨勦一賊則千家安眠匪惟國藩厚幸實大有造於我桑梓之邦也

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闒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耶

論營壘硼堡

扎營以深溝高壘牆子以落雨不塌爲佳濠溝不必多只要深要斗有一層靠得住反勝於二三層靠不住者每早三成隊站牆子不特防賊早來撲營規矩習於平日各弁勇自然人人早起人人不懶散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

修碉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碉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辦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仿照效法而行之

余欲於祁門南西兩門外修石壘數座限三日修成一座每座少者住一哨多者住二哨斷不可再大其做法與湘勇平日土梁子無異但較小較堅較壁立耳高或丈六尺或二丈爲止厚倣教仁碉之式下一層做礮洞三四箇中間全不做錦礮眼頂

上仍做垜子做子墻其貯水貯米貯子藥三處做敦仁砌之式
其兵勇住宿仍支帳房有願蓋瓦屋者聽從各便做瓦屋大約數法皆
備厚也下層磤洞也開門甚高用梯出入也貯水米藥有所定
也此用修砌之法垜口也圓圈也方亦可此用修城之法內支帳
房也外挖深濠也此用修濠子之法試做全用砌局工匠派勇
監工多用磚少用石便快矣

論製火器

炸彈輪船雖利然軍中制勝究在人而不在器戰船若用炸彈
似尤不宜舟中子彈傷人皆從橫穿而不從上落炸彈須兩堅
相擊乃能炸裂恐落水者多中舟者少也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輾圍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連曳兩輪於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鏟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礦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礦篩炭其法絶精非圖說不能明

水師用礮必須七百斤以上愈重愈好近來楚軍水師如楊彭諸公及營哨各官皆堅持此義鄙意以爲船頭之礮愈重愈好若梢礮則當略輕兩邊之礮則當更輕蓋礮用直力船亦用直

力放邊礮則船橫移易致鬆裂故不宜太重也至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可貴多食羣子者尤爲可寶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羣子者水師之宜用散口礮已無疑義惟散口礮在三百斤以下者羣子太不及遠在三百斤以上者陸師又難於搬運實乏兩全之術近年江西兩湖所造之劈山礮共推爲陸戰利器頗能擊遠國藩尙以其不能食羣子爲歉意欲擇散口礮洋裝舁以陸戰以補劈山礮之不逮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

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荀大後至江西商之姚襄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鎚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砲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謐此其急宜講求者也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擋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

砲子砲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
水師時嘗博求禦砲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砲子一過
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掛砲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
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
以竹鱗排於外為一層牛皮為一層水絮為一層頭髮為一層
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砲
子明矣鳥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鎗子劈山砲子
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
砲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
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

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櫓牌諸器皆可廢矣

論木牌砲船

頃聞趕造木牌與賊水戰其法編杉為排寬約七尺長約丈有五尺剗其兩頭以便劈水疾行前後安放兩輪如翻水車旁施兩槳頭尾置柁順逆皆可駛行置大鐵釘於頭以便衝擊逆船上置帳房一架如京師所謂西洋房子者頂及四圍皆用夾布每日三次澆水以禦鎗礮彼船高仰我簰貼水鎗礮仰攻則遠而勁俯放則子易落其利一也簰身與水既透帳房亦極濆濕賊之火彈火毬燒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毬近船即可焚放

其利二也我勇在簰退則落水賊若登簰不得不盡力死戰可救奔潰之積習其利三也每簰之費不過二十兩造簰百架工不滿一月費不過二千工價俱省其利四也每簰僅雇一柁師二槳手餘皆用尋常兵勇盡簰身穩實不慮蕩搖不必習慣之舟師而可驅之於水戰其利五也日來籌思專在此事誠使咄嗟辦此可用火箭火毬燒其船可用抬鎗大礮擊其人可以轟翻小船可以衝穿大船但能擊破賊船數百號彼失其所恃或少免近水州縣四出擄船之患省城亦有解圍之日按此牌製就不合用乃更造礮船

粤中所繪拖罟快蟹二式茲照造快蟹二種又捌造粤中長龍

船樣匠拙人少計非殫節前後不能蕆事明知其過於遲鈍在皖省有救焚拯溺之望而在吾省有老師費財之患然不及此暑爲具辦則漢口以下長江浩渺我軍不特不能與賊相搏於狂風駭浪之中卽陸勇欲由北岸渡至南岸亦不可得

水師之不講久矣吾所爲船仿廣東內河之制照湖廣江南諸營則差過之照賊船之擄民船爲戰船者則似勝矣惟帶勇諸營官多忠勇奮發之士少安道講求之素須得精思毅氣細與體究一番乃足與此賊相決於狂風駭浪之中周郎赤壁之場韓王黃天之蕩往跡未沫諸君倘有意乎

國藩初在衡州造船百六十號規模極狹小器用極草率然已

費盡千氣萬力胡帥於五六年間恢廓水師以博大精至之才又得湖南公私之助然辦礟之難需子藥之多造船之委曲繁重聞亦費盡千氣萬力乃得集事今賊欲於資沅造船何處得一清淨之所兩月三月無官兵去擊者何處購礟何處得此大椿子藥若自鑄土礟則亦不足畏若僅造民船則徒供楊彭之一焚尤不足畏矣

論馬隊

馬隊之妙無美不備微嫌借資民力不無騷擾猶爲大圭之微瑕此次浙西丹馬隊已到擬更教之紀律或用步隊中之長夫助其夫力之不及如能聽從迂拙之議更爲粹美無疵

論報銷

初在衡州造船募勇條理未精厥後越境勦賊用銀漸多歷時漸久所募概係勇丁將領多係紳士官事非所素嫺册報間有未備而又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總局相交涉有先在此處糧台領餉而後在他處支餉者有本在此處領餉而他處亦時爲接濟者又有由江援鄂由鄂援江忽分忽合中間竝無餉可領者擬將統轄較多者分爲數大欵將此處領餉之月日及他處領餉之月日先行具奏俾眉目清楚庶免轇轕混淆之弊亦無重複開報之虞

論古今兵事得失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强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宜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竝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

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自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率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止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則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𫖮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為錢溪越濃湖鵲尾兩案而上立城於

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濃湖並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是以爲宜擇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拔宋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

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没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郡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内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而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黄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

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

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嬀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佑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李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命乾糒整羈靮留義誠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為鄰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之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即澶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自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

若自下游直擣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隄爲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日綱據田家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

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麐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月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黄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水師得勝歌一首

咸豐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
工匠亦無能爲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月龍船競渡最爲迅捷短
橈長槳如蚿之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爲主者不盡關乎風
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爲戰船時守備成名標自長
沙來衡州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舢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
桂林來衡州告余以長龍船式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
厰於湘潭共造快蟹四十號長龍四十號舢板八十號快蟹配
四十五人搖槳者廿八人艄八人長龍配廿四人搖槳者十六
人艄四人舢板配十四人搖槳者每船柁工一人頭工一人礮
手數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駕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

船於衆槳手中置火彈手數人於是規模畧備行之三年而未嘗更易惟舢板船小不能置鑪造飯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常另雇一民船爲坐船終非可久之道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則舢板之坐船在所當變者也
余旣於癸丑冬創造戰船設立水師十營甲寅三月廿八日以五營擊湘潭之賊連獲大捷以五營擊靖港之賊軍士敗潰五月以後在長沙復修船隻重整規模六月克復岳州七月閏七月掃蕩鄂岳之間江面七百餘里搜勦黃蓋𣂉頭等湖八月克復武昌漢陽於是水師之規制畧定將卒亦畧諳水戰之法遂製爲水師得勝歌令士卒歌誦口相習熟冀嫺其大畧而其臨

陣之神明變化則有不能及也歌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水戰眞秘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全仗神靈保性命早晚燒香掃灰塵敬奉江神與砲神第二艙船要稀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吃大虧第三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一點泥牛皮圈子掛槳樁打濕水絮封藥箱羣子包包要綑緊大子箇箇要合膛抬鎗磨得乾乾淨大砲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驚營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切莫亂放鎗和砲第五打仗不要慌老子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砲總不準看來也是打得舂遠遠放砲不進當看來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漢打得

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與短刀還槳要快舵要穩打炮總要習个準斜斜排箇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贓怕他來殺回馬槍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止許一人當買辦其餘箇箇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你們隨我最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勝先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升

官發財笑呵呵

陸師得勝歌一首

余旣作水師得勝歌又於咸豐六年作陸軍得勝歌以教各兵勇其辭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軍真秘訣第一札營要端詳營盤選箇好山崗不要低窪潮濕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現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圍出三道圈內圈略窄外圈寬六尺牆腳八尺壕壕要緊築牆要牢正牆高要七尺滿子牆只要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鋼糟一營只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閑雜人周圍挖些

好茅厠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個卡日日防卡夜夜巡
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分開三大枝中間一枝且扎住左右兩
枝先出去另把一枝打接應再要一枝做埋伏隊伍排在山坡
上營官四處打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
那路有伏兵看他那枝有强將那處來的眞賊頭那邊做的假
模樣件件看滿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
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
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强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
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
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次序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

後鍋帳担子走中間不許爭先亂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个
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眞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
細看過着樹林探村莊過着河水探橋梁遇着义路探埋伏左
邊右邊都要防遇着賊子來迎敵飛馬囘報不要忙看定地勢
並虛實遲報一刻也不防前有探馬走頭站後有將官探尾幫
過了尾幇落後邊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靜有禮有
法有號令哨官營兵莫太寬營官又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
假朔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个班營門
擺設杖和棚閑人進營要鎖拿不許吸烟並賭博不許高聲大
喧嘩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要安排傳

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腳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帶緊緊纏頭上包巾緊緊扎英雄樣子都要全第五軍器要整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桿子溜溜圓又光又軟又發紉常常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錨頭只要六尺長要出楊家梨花槍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砲鑽洗要乾淨鉛子个个要合膛生漆皮桶盛火藥勤翻勤晒見太陽鋤鍬钁子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毬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磺旗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

面哨官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兵勇要演操清清淨淨莫號嘈早習大刀並矛子晚習扒牆並跳濠濠滿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個靶子十丈遠火毬石子手中拋閒時尋個寬地方又演砲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個穩抬鎗眼力習個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這個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寶兵勇甘苦我盡知生怕你們吃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多又壽多

保守平安歌三首

第一莫逃走

衆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並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都擾鬨此處却是桃源洞若嫌此處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著走猪牛難帶一根毛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床板橙日無鍋做截柴刀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只因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上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徙其餘

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欛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第二要齊心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若是人人來幫助扶起籬笆便是牆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富者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富者狠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毫分貧者居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刼各懷私心說長短彼

此有事不相管縱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萬一鄉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富者錢米被人搶貧者飯碗也難保我們於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一家有事鬧鑼聲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禮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開解結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大家吃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百家合做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貧家飢寒實可憐富家量力畧周旋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龍難鬬地頭蛇個個齊心約夥伴關帝廟前立誓願若有一人心不誠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三操武藝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果然武藝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樣木板祇要五寸寬箭箭要中靶子上石頭灰罐破得陣叉靶矛子一齊進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個眼眼內要個小木毬截在錨子尖上留只要枝枝戳得準保守地方總安穩火器雖然是個寶鳥鎗卻要鑄得好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烈反傷人鎗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等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三股麻繩緊緊纏一礮響動半邊天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錨子更要緊石頭不花一文錢錨子要出一道圈若是兩個習得久打盤天下無敵手讀書子弟莫驕奢學些武藝也保他耕田

人家圖安靜學些武藝也不差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防身計商賈若能習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傭工若能武藝全又有聲名又賺錢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裏習學也快樂臨到場上看大操個個顯出手段高各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解散歌一首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長毛個個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脅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吃盡千辛並萬苦初擄進去便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眼哭腫又

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長毛斬一年兩載
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書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
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
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兵勇來訛
錢搶去衣服並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
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都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
護照第二不殺老長毛一尺二尺皆遣發第三不殺面刺字觀
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
做僞官被脅授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住也原情
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綑送人也防鄉

團練難民人人不殺都將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徃年在家犯罪過從今再不算前賬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圞九重皇恩眞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

討粵匪檄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淸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

擊之臨陣向前擊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衆船粤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

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　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　天

予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勢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

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

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　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　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三